

萬水千山總是情

劉銘

二零一一年八月的某天，當香港的街道像迷宮一般展現在我眼前的時候，我終於明白作家三毛「萬水千山走遍」中精彩背後的無奈了。然而，這種新鮮和無奈之感，很快被眾多的瑣事擠占了空間，因為我要在香港開始一段新的征程。

第二次到香港，是為了求學，而不是為期幾日的旅遊。和所有的內地新生一樣，處理完簽證、住房、註冊、選課等事宜後，終於安穩坐在教室裡開始了第一堂課。和內地的大學課堂相比，除了冷氣更凍、語言更多樣化、學生個人背景相差更大之外，表面上並沒有太多的不同。但是隨著課程的逐步推進，兩地課堂內外顯著的差異開始顯現出來。而對於我來說，有兩個細節片段，印象深刻。

深秋的某日，我們去廣州黃花崗實地考察。第一次與背景各異的同學老師同行，心中不免激動。一上午的行程很匆忙，也非常開心，中午我們在學系工作人員預訂好的餐廳用餐。幸運的是我與翟老師同桌，並且坐在翟老師的旁邊。剛一落座，服務生便送上茶壺。出於習慣，我準備起身去拿茶壺，想為同桌的翟老師與其它同學倒茶。可是，讓我吃驚並且略感不安的一幕出現了，翟老師非常迅速的起身，接過服務生手中的茶壺，首先為我的杯中加滿了茶，然後依次給我身邊的其他同學斟茶。茶滿了，大家閒聊了幾句之後，服務生開始上菜。翟老師招呼大家不要客氣，儘管吃。話畢，又把先上來的湯端給我們這些年輕的後生，並且還為我們夾菜，同時叮囑說，「你們年輕人多吃點，一上午辛苦了。」簡單的幾句話，溫暖人心。從前，常常被教導要「尊老愛幼」，當然，年幼的我常常扮演著「尊老」的角色，卻很難感受那份被「愛」的溫馨。可是，在這樣的一流學者身上，我有了深刻的體會，也是久違的體驗。飯畢，反而自己的內心掙扎不已，對自己沒有做到「尊老」的要求感到不安。回想起在內地的學生時代，寥寥可數的幾次和老師吃飯的場合，自己往往扮演「尊敬」師長的角色，一頓飯下來，夾菜沾酒，察言觀色，精疲力竭。從此，自己對於這類「飯局」，堅決推辭。而在香港，在理大，自己卻「愛」上了和老師吃飯。

還是實地考察，不過，這一次是在日本。記不清是在日本的第幾天了，我們一行人在課室裡休息，等待日本的老師來給我們上課。我起身想去洗手間，看到遠處譚老師提著幾個手提袋緩緩走來。我深知，這次的日本之行，譚老師非常辛苦，一方面需要同日本的學校協調，另一方面又要照顧我們這些年輕的後生，同時每天的行程很滿，一天下來都非常辛苦，常常在旅途的大巴上就睡著了。話說回來，當時，我迎上前，很自然的想接過譚老師的手提袋，幫他分擔一些重量，沒想到，譚老師駐足回應我：「不用了，我自己可以。你趕緊進課室吧！」也許，譚老師沒想過這是麻煩我，而是出於自己的習慣。但是，我覺得，這種「自己的習慣」真好。同時，這種自己的習慣，讓我感覺到一種平等，一種獨立，一種為人的真實，和身份無關，和學識也無關，只是因為「我」自己可以做到。

寫到這裡，我想起韓寒前不久說過：「一個好的寫作者在殺戮權貴的時候，也應該殺戮群眾。」我這兩個小小的片段，誰都「殺戮」不了。我只想「殺戮」

我自己。提醒我自己時常保持著一份平等、獨立、客觀而真實的念想，和金錢、學識、權力、地位都沒有關係。那麼，祖國的萬水千山，在不遠的將來，就會有這樣一份「情懷」。這是在課程之外所得，也是最重要的獲得。